

典藏大家

智者的沉思

坐在史册旁边，静听历史驰过的风声雨声，不时能听见那些政权和宝座被酒杯绊倒时的呻吟，听见那些豪舍巨宅被金鲸压倒时的轰然震响，也能看见因奢侈而从政坛摇落的权贵，飘然一如黄叶。

雷抒雁◎著

陈先义 程步涛 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智者的心思

雷抒雁◎著

陈先义 程步涛 主编

典藏大家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者的忧思/雷抒雁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5396-2837-0

I. 智... II. 雷...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4760 号

智者的忧思(典藏大家)

雷抒雁 著

责任编辑:岑 杰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8.625

字 数:180,000

印 数:4000

版 次: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396-2837-0

定 价:1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雷抒雁 当代诗人、

作家。现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先后出版诗集《小草在歌唱》、《父母之河》、《踏尘而过》、《激情编年》等十多部；散文集《悬肠草》、《秋思》、《写意人生》、《丝织的灵魂》、《与风擦肩而过》、《雷抒雁散文随笔》等六部。曾多次获得文学创作奖，有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国外发表。

作者简介



散文无体 贵在自由

雷抒雁

依古人评判，韵文之外，皆为散文。韵文因其有韵而有体，散文因其自由而无体。可叙事，可议论，可抒情；长短不限，前人论文、书信、日记，甚至疏、表、墓志铭，都可是美文。所谓随笔，更是随意之等，不拘一格，集感悟、知识、情趣于一炉，或三言五语，安见精神。无论散文随笔，贵在言之有物，感受真切，文采斐然。或柔如泉水，力在内敛，可以穿石；或轻似野风，摇叶醒未，只在喻时。文有高下，不在于写什么，怎样写，而在于是否精神饱满，引文自然。大师写小品亦能大气逼人。谁能把文字写得如路边沛然而生的野草，张扬着生命力，自然而天成，谁就可能成长为大师。



智者的忧思

录

乡村:民族的记忆与想象	001
商道	005
天地不老人自老	009
手的意象	013
思有邪	017
智者的忧思	020
文人交友	024
饥饿是什么滋味	028
水淫	036
木妖	043
奢床	050
沧浪之水	055
葬仪——“薄”、“厚”之争	059
忒弥斯的天平	065
从兽性到人性	069
大街上的“毛古斯”	075
寻找“戒石铭”	079
红豆鸳鸯雨	084
历史的流沙	088
时间的品格	092
飘逸的诗魂	096
“杏花”案	100

翻飞蝴蝶乱纷纷·····	104
寻章摘句读《词综》·····	109
杀戮:历史的另一副嘴脸·····	118
温暖的词语·····	166
帝国的黄昏·····	189
攻防·····	252
中国式想象·····	256
秘色“细节”·····	259
口味·····	263
口音·····	267



乡村：民族的记忆与想象

曾经的乡村，是一卷卷蓝布封皮的线装书，手工刻制的木版文字在薄薄的宣纸上印满了炊烟、古屋、插秧、刈麦，印满了拱桥、溪流、杏花、荠菜；平平仄仄的一些低吟浅唱，长长短短的一些唐诗宋词，都写在卷卷线装书的册页里。

当然，还有滚滚的征尘，有苛捐猛于虎的悲号，有卖炭翁身上衣单愿天寒的无奈，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苦劳作，有“田园荒芜胡不归”的呼唤……

几千年的农耕文化，起根发苗，发展壮大就在农村。农村，刻写着我们民族的记忆和想象。

权力和商品造就了城市。城市的出现，加大了乡村的分化，拉开了城乡经济和文化的距离。有了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分类。古老的城市控制和剥夺着乡村，如果说城市是一座座砖砌的奶桶，乡村只是一头头散落田野的奶牛。乡村喂养着城市。衣衫褴褛的乡村父母，吃糠咽菜送儿子走进学堂，开始了逃离农村，逃离劳动，逃离贫困与低贱的第一步。几千年的封建教育，就是教育农村人离开农村，然后用权力和金钱来控制农村。

思念乡村的人也有，多是政治上的失意者，商战中的败北者，战场上的伤残者，是激烈的争斗之后寻找宁静地方的疗伤者。乡村以善意的同情接纳了他们，用源源不断的温情和取之不尽的中草药为



他们医治创伤。而这些受伤者往往如受伤的鸟，强健之后，又挣脱农人的双手飞进城市。所谓“世外桃源”，只是都市受伤者的幻觉和梦呓。农村依然清静而贫苦，美丽却落后。他们远在都市的子女，西装革履、粉面彩裙，记忆里只是星星点点的乡情，和偶尔由芭蕉暮雨生发出的淡淡乡愁。

没有谁想去写一部乡村史，像写一部王朝史那样，写乡村的发生、发展和变迁，写农人的劳作、灾难和贡献。充满想象和幽默的乡村版文学，也只在口头上流传，随风起落；充满真诚和情感的乡村版歌谣，偶尔为都市人采集，一唱竟成明星。

广大的乡村，散乱的乡村，到处都闪烁着星星点点金沙的乡村，如今面临一次新的机遇，它将以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面貌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它将把落后变为先进，把贫困变为富庶；卫生与文明将取代肮脏与粗野。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变革，是都市前所未有的对乡村的亲情反哺。

可是，我还是有一点杞忧。既往的每一次变革，哪怕是最小的，都伤害过乡村的美丽与个性。这一次，会不会也有一些难免的损伤？美丽的村舍被单一的水泥楼房代替，宁静的生活被喧嚣的市声淹没，一卷古朴柔软的线装书，被生生地改造成硬壳子西装书，千姿百态的乡村，成了千篇一律的城镇。让我们的子孙永远失去了印证唐诗宋词意境的物证，使我们民族丰富的人文想象只留下冷冰冰的政治和经济。

乡村，是我们最后一片诗意的栖居地。保护诗意的乡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命题。

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注意搜集和整理古老的乡村历史和文化是一个当务之急。我国的乡村以其古老的存在，成为整个民族历史





和文化的一部分。许多古老村落历经数千年,保留着深厚的为正史所缺失的宝贵记忆,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有力的物证。

不久前,读到一本《长治地名典故》。它记录了长治市所辖 2 区 11 县 134 个乡镇及各个村落名称的来历与传说。这是一部十分有意义和趣味盎然的地方志书。它让我们透过长治地方一些乡村名字的变化,看到我国北方乡村复杂的历史变革、优美的人文想象以及社会经济的沿袭与发展。

长治县荫城镇有一个“内王村”，要溯源到西汉末年王莽追杀刘秀时期。当刘秀正在危急之时，看到一位农人正在耕田，便滚身在犁沟里，农人用浮土将其掩上，遮过追兵眼目。巧的是那耕田的马匹站在刘秀藏身的地方，生怕踩了刘秀，总是蜷起一条腿来。刘秀后来当了皇帝，这个村子曾经“土内藏王”，便以“内王”命为村名。这个故事很像古典版的阿庆嫂水缸里藏胡传魁，颇有戏剧性。

八义镇，则是源于著名的长平之战，八位义士阻拦赵括草率发兵抗秦，被刚愎自用的赵括杀害。战争结果是赵军大败，秦将白起活埋了 40 万赵军。此地后来立碑纪念“八义士谏赵处”，村子更名八义村。这一路古村落多用“义”字，如义堂村、信义村、太义村等等。

长平之战，在上党大地上留下深刻的记忆，许多村落的名字都和这一场战争有关。赵兵败后，尸骨成堆，引来群犬吞食，附近有村名“狗湾”。长子县的色头镇有色头村，说的是当时秦军为了斩取首级以求功赏，村边堆满血淋淋的人头，村子便叫“血头村”。后来到唐玄宗李隆基时，为了超度亡灵，请僧侣在这里做道场，始改“血头”为“色头”。

这些村名从历史事件引发,既表明了村庄的古老,又验证着历



史的真实。

襄垣县虎亭镇有一个黄楼北村，记录的却是宋代诗人黄庭坚的故事。说黄氏经过此地，写下《薄酒丑妇歌》：“薄酒可与忘忧，丑妇可与白头”；“丑妇千秋万载同室，万金良药不如无疾。薄酒一谈一笑胜茶，万里封侯不如还家”。诗篇长三十八句，写的都是乡下人的朴素情感与生活，诗句多有俚语和幽默，甚为村人喜爱，便将其刻石成碑。本该是黄楼碑村，叫转音了，便成黄楼北村。

像这样一些有趣的记忆，几乎村村都有。《长治地名典故》把乡村的口头传承变成文字记录固定了下来，这样乡村今后无论怎样变革都会留下一册宝贵的历史。

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关心和注意保护、留存乡村古老的文化记忆是十分必要的。不要再如“文革”时期用那些“兴无”、“灭资”、“永红”之类的流行语言替代乡镇街巷的古老名字；更不要用什么“罗马”、“阿拉斯加”之类的当今都市崇洋社区名字改造古老乡村。社会主义新农村，一定是中国式的，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一脉相连的农村。

我们的记忆、想象和情感，还在农村。那里，永远都应是我们诗意的精神家园。让乡村与都市亲近，而不是让乡村的背影渐行渐远。





商 道

经商也讲“道”吗？对，得讲“道”，叫“商道”。

政有政道，兵有兵道，文有文道，商有商道。宇宙万物，各有其道。

说个笑话。古人讲盗亦有“道”，称有道之盗为“义盗”。义盗有五不盗：遇人家有喜事不盗，不化喜为悲；遇人家有悲事不盗，不雪上加霜；盗过一次的人家不再盗；盗财不贪色；盗财不伤命。

“五不盗”是“义盗”的行为准则。当然，也许这是好心人替盗贼设想的，其中隐含了许多人性和人道的色彩。把这称为盗贼之“道”，可见“道”同样具有一种对“恶”行控制和束缚的力量。

咬文嚼字，说起“道”字也颇有意思。“首”字坐在“车”上，那意思是要你坐在车上不时伸出头来看看路。路，“道”也。不看路，不问道，就会“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就会走上歧途；就会南辕北辙，远离你的目标。

经商的最高目标，是取利。最大限度地谋取商业利益。“利益”，是商业的“引擎”，是商业行为的推动力。从商而不为“利”，是假话。

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这个“道”，叫商道。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以溯源到孔子。孔子在《论语·里仁》



中讲：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朱熹注释这话时说：“不以其道得之，谓不当得之。”

何为道？古人解释说：“正当的方法。”我以为除方法之外，还有个最高的准则。前边说的“义盗”之“道”，就是“准则”，不是“方法”。

民间流传，“无商不奸”，就是只把商道理解为“方法”，是机巧，心计，甚至阴谋、陷阱，以为都是损人利己。确实，奸商之道，就是不择手段，损人利己，偷工减料，弄虚作假、缺斤短两、以伪作真，乘人之危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粮商希望荒年，以便囤积居奇，抬高物价，杀贫成富；玻璃商希望天下冰雹，窗户玻璃全都打碎，以便销路畅通；行医的希望疾病流行；修车的希望车辆爆胎。凡此种种，都属于违背商道之行为，是人性之恶在商业上的反映。

说到商道，应包含三个意思：

一是，商业道德。

二是，商业规律。

三是，商业方法。

商业道德，讲的是商业上的人本思想。

商业的人本思想，就是把“义”字放在首位，这是取利的底线，不谋不义之财。所谓“义”，当是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性。把“人”放在第一位。

开药店，先是为治病，后是为谋利。颠倒了关系，就会成“虎狼医”、“江湖医”，用假医假药，延误病情。病人是病急乱投医，卖房卖地，舍得花钱；如以为此时正是赚钱之良机，置人生死于不顾，只为





赚钱,与趁火打劫,谋财害命何异?

盖房子,首先是为解决人们住房之需,其次才是盈利。如果颠倒了关系,一心只为赚钱,偷工减料,造出些“豆腐渣”工程,置业主安危于不顾,岂非坑人钱财,轻薄人命?

说起“钱财”二字，倒引出一段故事。

曾有甲乙二人因这“钱”字,争起古人造字来。

某甲说，钱财之事，自然是争来的。俗话说，商场如战场，必要时，就得动起干戈。这叫只有争得的江山，没有让来的社稷。“钱”字创造之时，就体现了这个意思，看那“金”字旁，不正是两个“戈”么？“戈”者，刀也，枪也。你来我往争这一“金”，难免伤情，难免流血。

某乙听罢一笑,说,不然。钱财是要争,要谋,但大可不必动起干戈。虽说古人以“金”旁双“戈”,造出“钱”字,却又以“贝”字旁双“戈”造出“贱”字。“贝”者,是古代的货币。你看有了“贝”,加上“才”,便是“财”富;“富贵”的“贵”也离不了“贝”。人们争财,为“富”为“贵”。倘若动起干戈,伤了情感,不只“钱”未得到反落得下贱。试想想,那些拦路劫财的,谋财害命的,哪里会有富贵之人,不都是沦为下贱么!

道德,道德,商道自然包含了商德。

从商而讲诚信。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是德；商道良心，以人为本，亦是德。

二是商业的规律。

很久以来,我们总是在批判“投机取巧”,以为是不道德。

庄子还编出一个寓言，汉阴老汉，宁可凿一隧道，抱瓮下井取水，也不愿省力省事用机械取水。机械取水，用的是吊杆，属于杠杆



原理,事半功倍。但这辈老汉不用,还有一番歪理,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有了机心,纯正就不纯,神志就不定,道也就不载了。老汉说自己为了载道,羞于用机械。

这类故事还很多,夸的都是愚人。

其实,经商,首要是寻找商机。商机者,盈利的机会也。用现代话说,就是发现、培养和扩大市场。

人的欲望构成了市场需求,商家就是在满足市场需求中寻找利益。

以有济无,以多补缺,以优胜劣,以新替旧,凡此种种,都是商家常用之术。

不问市场与需求,盲目经营,无“机”亦无“巧”,必然有背商道,注定要亏损。

三是正确的经营方法。这些后边还要细讲。

为商者,先得弄清商道,至为重要。

孔子重于道,说:“朝闻道,夕死可也!”早晨明白了道理,晚上死了都可以。意志是坚定的,不过太悲伤了些。明白了“道”,要产生效益才行。

改一改,说:“朝闻道,夕经商可也!”

查查看,那些经商破产者、亏损者、失败者,没有不违商道者。或非法无道,或离经叛道,或歪门邪道,或断崖绝道,总之,都是远离商道者。一部商法,首说“商道”,原因正在这里。



天地不老人自老

人为什么会老？

这一命题困惑着人类,所以自古以来有想得道的有想成仙的有想炼丹的有想寻不死药的,费尽心思,却仍然躲不过由幼变老,由老及死。不久前,科学家说解开了人类基因密码,人可以活百岁之上,但终未敢说、不老、不死。

宋人说：“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当与天地齐毕。天地未尝老，而人自老。”

孙悟空想与天地同老，自封了官号：齐天大圣。

人总是祈求“万寿无疆”、“寿比南山”，都是空话。

诗人以为天地不老在于无情，人或老于情，曰：“天若有情天亦老。”曰：“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其实,天也有老的时候,日月星辰,变幻于宇宙。有新生的,亦有毁灭的黯淡的,不过时间跨度太长,非人生一世所能经历。地也有生死,科学家预言六十亿年后地球就会崩溃。是真是假,让我们六十亿年后的子孙去验证吧!

我倒是信“人自老”一句话。

宋人晁冲之在《晁氏客语》里说：“古人十五而童、二十弱冠、三十壮有室、四十强而仕；今人未成童而冠，未三十已娶、未四十已仕，所以自老。”



他说的“今人”是指千年前的宋朝人以为“未三十已娶、未四十已仕”就不得了，是催人老。若以这样推理，今天之人，多数二十出头就已嫁娶；如果三十多岁还不就业，不谋个科、处级干部，就前途黯然而已了。

这个时代是个速成时代。三岁、五岁，略通外文；七岁、八岁，著书立说；九岁、十岁，步入大学，已非新闻。至于早婚早恋早性，已成风尚。先前听说海外有奇谈，父母给上中小学的孩子书包放安全套；现在我们的大学有安全套专售机。新闻媒体常常披露未婚先孕之少女，日渐低龄化，令有识之士为之瞠目。

一切过去该成人做的事，现在未成年人都做到了；甚至许多在成年人做不到的事，未成年人也都做到了。一喜一忧：喜的是后生可畏；忧的是人类早熟加快，老化提前到来。

社会发展了，富裕了，先进了，但多半指的是物质生活条件。人自身的竞争激烈了，精神浮躁了，更忙更累了，那种平静安适，所谓诗意的精神生活，却日渐萎缩了。

人们常常沾沾自喜于平均寿命长了，却不去做细致分析。古人短寿者，多是因为饥饿、战乱、医疗卫生条件落后而致；今人的短寿者，更多的则是因为现代生活导致的怪病，思想斗争激烈，精神生活质量差引起郁闷和猝死。

我有两位中学时期的同学，突然传来死讯，而且都是逝于五十岁出头，令人十分痛心。

一位是搞电子计算机的，在部门当了一个小头目。我们虽说联系不很密切，但他每次来京，总要聚谈一下。后来有两三年没有消息了，我偶然碰见他的上级领导，问起来，一查，说是此人两年前已过世了。